養吾齋集

八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養吾齋集卷十三

元 劉將孫 撰

記

西峯寶龍祥符禪寺重脩記

廬陵城中諸禪現大神通道場者西峯第一西峯之盛繇定光古佛之得道繇圜淨禪師圜淨則西峯之寶玉大法堂觀古佛法處與此然郡士民與四方皆奉定光許莫莫現其它也夫求祈嗣悉應禱雨暘雨

暘若而圜淨乃未有談者則其心本以神通為不必為
也蓋圜淨禪師雲谿姓曾氏吉之永和人為青源派雲
門嫡孫當宋祥符間以道德著聞名對契指入定御園
定陵賜詩還山改寺名祥符寺在唐曰寶龍其先曰經
藏最古定光之辭去也圜淨曰留福德鎮山門以是西
巖雖盛於臨汀而靈異尤著於廬陵與仰山等方寺盛
時每歲孟春六日人皆袨服車徒波騰塵沸十里爭道
環為園林遊娛炫麗地主遨頭歌衢擊壤耳喧目奪忽

轉禪林喬木如雲高堂法坐風幡肅然雖接跡坌至入
門意消稽首足尊生平何行未有不俯仰自失也代遷
跡熄過卒野屯園毀林童遽落烟莽寺適無主漂揺僅
存逃戍盜兵暮夜竊發邱墟相望寺在横衝前兵後攰
卷侵細掠僅存霻柱總管耐軒周公天驥顧之惻然不
寧𧺆墜是為咨諏列禪求僧補處公論以惟珍選珍蚤
歲包笠徧叅諸方靚是傾頽宏大誓願入山蕭條坐無
穩處襟風屨雨空手談河首闢樵牧稍減蹂踐與强貴

勢爭古佛手所種道松工徒鋸集東西身蔽辛乃得完廼縮衣食廼廣施緣不避囏勤不憚寒暑寸收尺拾小因大控公無妄費私無餘蓄衣麤食糲戴星踏月如是者三十餘年縣門達堂鼎新越舊宗風法席煒煒煌煌佛殿尊嚴法堂重閣僧會宏宇寶藏新輪古佛殿祠深靚環拱僧寮方丈瀟洒不塵廊廡改敝山門增高補松種樹像設金碧制器備用既美既完施田日增度徒歲廣其餘力者為太平橋厥自至元丙子以及大德丙午

西峯新寺無處不新無物不備無大檀那無沛入積而
皆珍公一力所就爰以世契屬予記之予惟先君子須
溪先生之生實禱於西峯而夢記予責也乃不敢辭夫
佛以不住為功德而以無所住為法功德之與法異矣
而其道則一也人情類以功德為功德故功德未有已
而心先住若不住於功德即此心無所因而生無因而
生則無因而住吾心無住功德亦無住所以佛說無所住
而生其心而歸於不住布施為功德是非功德語也嗟

夫切利兠率非業力之所成人天小果視塔廟若無有此其故何哉以為功德則無功德心有所住則施亦有住也吾覯師之入西峯也豈有利之之心哉方其荒寒滿目經營慘澹於不容已東支西傾住不可住完舊復新新且倍舊非繇力鉅豫計畫堵如月初生漸滿故昔之蕭然者無不足今之澹然者常如昨也然人事之殊時歲月之異世則可慼矣師惟以不住為心不以寺為功德寺雖大備予以記成而此不住本無所住古佛有

云瞻之以中師歴江浙五山禪宗爐鞴最後嗣杭州淨
慈古田垕禪師人稱之曰石澗篤實文采今年方七十
余前為南巖記新均慶今又得執筆叙新西峯寧非
所謂因緣者與又何幸也

汀州路南安巖均慶禪寺脩造記

天下名山類皆諸佛祖師修行處其初無不荆榛泉石
人迹斷絶一經瓶錫宴坐徘徊從是建道場聞諸方鉅
麗如忉利兜率其間成壞住歇人事無不有而旋踵湧

現貴勢豪倨彊力精悍生死不敢忤視下至萬石家節縮銖寸或生計僅足衣食無少豐子孫且勿念見見聞聞奔赴樂施如恐後還視舊觀愈偉此豈可以智力彊而言語勸哉乃其心誠悅服以為世間者皆身外物各自竭以自為則亦以佛之為教托於世諦而無求於世舍所難舍雖身亦空有以觸人心於亹亹也佛於度世出世無不以為時節因緣夫因緣未契雖天地且不能使山川遇而況於人乎往于客授臨汀大德癸卯有旨

誦經環一郡六邑惟南巖均慶禪寺定光古佛道場有
新藏於是陪府公涖焉貝葉新翻列函嚴整寶輪炫耀
棟宇高深龍蛇通靈護持顯赫長老與公為予言皆郡
人寧化柳楊印空長者余應祖專力所予於是心識之
矣又後六年與公書來光澤曰新均慶則子昔者記之
矣吾所感印空者不止此大雄寶殿古佛巖屋皆其力
也又買田如干入之寺其同里士曾景文復與雨華堂
連州同知權梅州事熊進義福輦石夷道甃通廣橋鼎

建三門偉特宏壯寺僧元悟志崇化於汀梅循惠聚少
分多成就阿羅漢閣莊嚴五百尊像以及僧堂衆寮雲
會齋厨所未備具無不完美圓通聳閣摩利分天開井
泉甘湧澮供汲逾萬不竭古佛舊碓重建雷車以給水
舂創立三塔普結後果主張是者邵汀萬户顯武清徼
劉公源汀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伊遜都武德僧録鞏
真李大師也綱維是者千户俄羅斯武義范武畧必勝
鎮撫提領案牘胡堅也諸黎畲翼百夫長化營伍運木

石又其次也劉公則始終是而為力勤矣自初入山廣
東宣慰副使朝列薛公梅州僧正陳樂山武平總管黄
昭信偕劉公舉馬以元貞初元正月八日開堂次春正
六日劉公首率倡度十僧以興均慶其為我詳著之毋
憚煩予惟記事寧數與公之縷縷也亦惟是虛空建立
卓卓如此感之於心故欲傳之於我柰何其肆於文而
潤於實予亦安得而不言之長也抑予聞古德有云佛
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

性窮億刼事而不能化道無緣美哉言乎時節因緣如是如是南巖得公與得諸公重凡施於此者又適遇於斯會自古佛成道而後又三百餘年而為此緣往者遠矣來者又孰得與於斯也予以讚嘆為佛事而列名茲碑者其心固無望於厚報也而施之緣與時之合豈不足以自慰矣夫而功德在所不必校矣

## 玉笥山承天宮新建鐘樓記

道宮之在東南者玉山最古天降玉梁肇開漢茂陵時

宮殿樓觀計二千年間所閱多矣廼延祐之新鐘樓清
江二劉君所成也其先人清逸處士昔者於山中還往
後没葬水西望玆山一舍弟兄歲時展省必徘徊焉永
念再世之遊從而二親之墳墓皆密邇乎此會宮門多
興葺而鐘樓宜建於是悉力叶言度山選材掄匠賦工
畫宮經制涓剛歷吉鼎來輻輳壯麗有加翬飛出林環
為偉觀神仙勝境簷牙入雲大聲發鯨神靈歡喜念諧
傳今是大功德遠求作記刻之堅珉以垂方來以無忘

益大惠嗟乎聲之在宇宙間也至矣天之所以為天鼓萬物之動者聲也莫神於風莫妙於雷霆而鐘也實參之凡聲之不風雷若者自下者不能以騰上而風之號雷之震皆自高而臨下故怒萬竅而驚百里鐘因縣而後聲者也非虛不足以傳況閣之大空之中撞之百尺之上其動天地而感鬼神者固有造化之不可測者矣運宇宙者氣也氣之神為聲聲之託也於人為靈於物也惟鐘為大是樓也又載之霄漢而升明章幽贊真通

合神謦一世之聾聵發九地之陰潛則建之之殊特成之之利益福昭昭而賚寘寘者豈但一時之鉅麗可鋪張紀載也哉鏗鎗韃鞳因名山而升中天縹緲虛無通蓬萊而遡閶闔高靈顧歆在雲雨之半人天出入正昏曉之中茲山茲樓高明美大孰不為力力之遂其宜者寡孰不為施施之得其所者難予之樂為記也以此莊周氏以吹萬不同為籟之天林木為籟之地比竹為籟之人夫比竹亦小矣若鐘之叩即鳴豫呌于喁何止

於調刁而樂之出虛不知其所使人籟則無以加鐘矣雖謂之天可也或曰其命於人也亦比竹已噫天非人不同

吉水玉華觀記

江西山高聳處往往祀華蓋稱華山吉水有中華為四方望走視太華埒近年復興玉華號福地在中華西同水鄉南嶺之近栖隱原中其地峰巒廻環百里一息俯視支壠表特而獨尊其勢外高中平望之超然就之坦

然如玉桃然其遺跡晉王真人嘗學道於此猶存雩壇
仙石有天仙感遇之會樵隱錄云其應唐元和間旱九
鯉應禱山下令為九龍象時有鶴翔三日不去或見老
人如六十年期比至元丙戌丁亥如期禱旱雨如元和
傳聞復禱疫癘應如救旱縣是雲物異焉天燈爍焉父
老欲建壇其處衆讙趍之山近為馬驛朝馳夕秣公私尤
欲以祈福廼象玉枕名玉華廼表三仙廼奉三官廼祀
上真請於宗門錫名玉華福地紫宸元壇前府尹耐軒

周公倡主之吾先君子湏溪先生題辭相之郴陽總管
養晦謝侯與府長貳及行省都鎮撫交贊之崇閣嚴殿
門廡道堂悉備像設威儀完具整麗皆出里人羅氏父
子之力道士某實開山請記則為玉華記曰夫至尊者
天也物無足以名言之曰玉清曰玉帝曰玉京曰玉樓
玉亦物耳而必玉之何居玉者生於山韞於石皇皇高
明亦何假於是區區者哉毋亦物之為玉亦如人之成仙
脫於類萃而遊高明乢物象德非玉不足以為喻也仙

者誰為之毋乃其人也人者又孰生之耶天與人隱顯
為一氣神與仙變化皆一人於其事不於其迹論其似
不論其名天地人為三才天地水為三官神而明之浮
邱王郭為三仙玄之玄為北方之真武庸詎知其初三
者本一也一者為三而三未有已也俱不可知者也猶
兹山之為玉華也自開闢以來而有此山山之為靈也
久矣及兹而顯顯而與中華太華鼎峙而爭高山未有
異也玉之媲於天上也與玉之隱於地中也亦若是矣

高而天也化而仙也神而通也亦不能不在人間也亦不得不與人事也請而余答也感而余應也竭而奉之亦何事乎此也顧而福之若相與為士涯也倘非是人者蒼蒼宜宜亦安所為哉繇是言之地上者皆天也嘗試夜中而朝星斗離離如在山下月明流空萬籟俱息恍然對越所謂玉華者非此也耶

安福州北真觀三元閣記

寓宙之大可一言而盡者天地水而已日月星宿風雲

雷雨無非天也四嶽三塗嵩高太室無非地也江河淮濟九湖八海無非水也夫固有司之者而況其凡乎秩羣祀而覲於正大若三元者可以建而不悖矣自開闢來與生俱生豈比於援而神之云云號而人之某某若鴻濛溟涬云爾哉雖太微玉清鬱羅蔚藍道言之所以妙而未有若取之俯仰而已足也嗚呼曷其柰何不敬古安成郡南道宮之有名者稱北真若昔海陵徐神公之所嘗遊青山前屏江水面帶平疇古岸喬木宿雲入

門左折浮動翬飛旁挾鐘樓對映道藏者三元閣也閣起大德戊戌前瑞州路道判月山歐陽至真實倡成之至真掌教數城兼領名山蕭然如初得鉢積寸還奉昭事首建是閣言便禱祈見聞懽贊岩嶤虛明平步樹杪低昂獻狀金翠麗暉象服煒煌旌旛婀娜旋蟲夾縣浮空動碧香風繞簷神具燕喜里善士王鼎孫施其財像飾展具沛然成之至真又連閣為樓七間棟宇方由是一新永惟斯役鉅矣然觀興百七十年僅紹興澹庵胡

忠簡公一碑日余過之宿閣下去遂得聞剏建本末次第許之記而王相霖以斯文碑具謹待刻余寤寐北真久矣往有朱道士善告斗如斗與言今又與歐陽游清真簡素宜北真之方與也仙好樓居天人感遇往來一氣儻所謂神仙者如徐之不死清風明月其精神浮動依乘回合必當在是間而況三元之不遠人哉羣黎日用覆載生息而不知悟故皇皇臨之為近益固教之不容以已也夫余受言記最惟贊歎之不足復長言之月

山本儒家子今為崇正沖妙靈遠法師領洞虛提點事是觀開山與神公遊者為歐陽日珣今再與復歐陽信不偶哉其詞曰

北真左閣飛巖巖千山兩嶂高青嶢清江一環平縱衡烟樹薈蔚松桂杉晴波平疇微風含慶霄雲低空明涵太虛圓鏡水月鑑寶暉夜騰仙藏函真游聯翩降塵凡俯視高敞神惠監鐘清鼓肅龍回髯地靈山君雜遝儴海陵仙祒和颷颻三府啟事臣奏緘皇靈剡剡宸聰誠

林端縹緲旗斿縿屏除庚甲質矯譊尊氣肅穆氛厲芟
屢豐顓同岐分蕲梵行道景風颯颯陰陽無沴星無攙
多男壽富周徧咸

沂濱道院記

天地間樂事一也學問議論有同異情性趣悟無古今
夫子之川上曾點之浴沂莊周之濠濮誦其書聞其語
悠然百世之上百世之下猶有樂意夫豈獨有取於水
哉善觀物者觀於動天地之妙亦於動乎候之而動之

足以鼓舞變化未有若水也今言浴沂者如有聞於川上而濠濮間趣必其異於浴沂是何一笑之樂未易得而適然之趣乃多事至此即吾欲抗濮於沂疑或齊莊於孔吾且以浴沂言之莫春時服少長浴罷休於嘉樹詠歌而歸雖不自以為樂而聞者尤以為喜也此其襟懷光霽與風日俱麗夫子安得而不與之惟夫子喟然而歎與之之決來者不敢措一辭然猶或謂狂者之事與川上之樂不得並而川上之學問又有不睹不聞之

工夫焉夫如是宜濠濮之不可同日語也川上者不可
知已沂水之趣豈伊異人而二千年間流連光景狂嬉
醉舞豈不十倍當日而没没無稱重可歎也景與人不
相入人與趣不相待天高地下佳時美景乃任萬物各
自得於其間鳶飛于天魚躍于淵而人者乃無足以得
其得亦有矯然而思爽然而悟者乎而言非不習也論
非不明也主吾道而卻異端無不辨也而其所以失之
者亦在此矣吾嘗浩歎於此而無所於發乃以記沂濱

道院云道院在永豐邑南之濠上曾氏平翁自城遷居而始築之前闢一區花竹高下起臺接榭俯瞰清池蓮柳夾植綠陰清香書暇興來花時月夕弟昆親友觴詠從容館揭名流不但教子老成才俊文墨傾倒地近屋東跬步可涉扁以沂濱志家學也宛轉徵記以貽嘉話予蓋想像如至是間夫舞雩之沂去我遠矣其趣予能知之而亦不能得於言也今之沂濱與我相望其境予既言之矣而言亦不可得而盡也平翁之為此必有得

於此矣而亦不容言也遊於此者以予言發之豈不俛仰而會心感賞而在目然欲言之而亦不能得也或又曰亦有一言而可以得諸形容者乎余曰平翁藝兼書易試憲臺疉選分教典江待銓行省力非有餘乃志尚獨在此尤可稱

霖巖道院玉皇銅像記

古人出入起居陟降先後無一息不如見上帝者爲小心毋貳齋戒沐浴如睹其睠顧如聞其言謂如知其喜

怒豈惟志氣清明者與之為一昭昭之多非戴盆無不望天天豈止蒼蒼者耶則有主之者矣皇皇乎國之必有君也明明乎家之必有長也天地萬物父母此父母之父母也乾為天為君此則君之君也日月星斗之所以章也雲霞霜露之所以神也陰陽寒暑之所以時也雷霆風雨之所以令也元會運世之所以推也凡仙佛神明之出於人者皆其子也其言語文字而謂之道者皆其秕也而謭焉者自私以為玄眩焉者創奇以為博不

亦醯雞之覆而川灌之欣哉乃世人之所爲事徼福於
靈威者徒知禱與而媚竈竈效靈於禨祥者往往祀海而忘
河不知巍巍蕩蕩仰首而在其上在其左右生生化化
之所自出其簡簡穰穰者豈塊土之賜而膚寸之澤哉
吾為霖巖道院記玉皇銅像嘉其知本樂其能事帝故
論天於元氣之始尊帝於開闢之先而壹不敢以人間
意者意之也介廬陵太和間匡山之下霖巖道院者至
元癸巳曾氏所建也霖巖云者作霖父之所自號也霖

巖壯志軒豁灑然方內外遠視高舉於所居對萬松岡
施田造屋仙山幽雅梅溪縈環茂林晻靄中事天帝旁
為先祠其不他取名而曰霖巖云者所以志也吾先君子
須溪先生書之與為不朽令其中子以立夫婦令治氏
範銅為玉皇像天師真君侍不惟以承霖巖之志輔之
翼之所以祈自今而始綿綿延延者於此乎在而住持
道士明遠大師羅以莊捐己所蔵鑄為爐瓶以奉上帝
慫慂圖滿盛大之觀以莊具石請記垂之永久夫至不

息者天也不息則久久則大道院之始也至今而盛縣其所以盛則子之能子而居是間者之能其事也因今之盛而繼之以不息後之嗣羅者皆能以羅之心為心其久且大者且與魯氏為無窮則道院常如新也人事不能以日新而人心之新者常與天而同流則其事雖日又新焉可也吾既以事之實者明其所以事帝又以事之可新者望於方來觀者皆可以興也則斯言也豈但記成觀美已哉霖巖諱良孺以立名聞禮婦劉氏嘉

則延祐三年七月三日癸卯吉鑄像是日記

南劒路芹山福地新建門記

大德十一年秋八月集賢侍讀學士河東圓嶠李公秉傳赴南劒次西芹道見芹山福地之門問而知為伏虎禪師道場即灑然如有宿契默念詰朝當往即祠庭潛通感悟神交緣合未見既見自是閔雨禱晴言發輙應再閱月而縣門遷殿輪奐新美塗塈者吏橋圯者崇嚴嚴翼翼環山帙谷乃十一月二日揭扁告成公率僚屬

蒞之光澤簿廬陵劉某適部餫三山還公命共載通達
為芹山福地中路小憇為亭曰塵外橋曰通惠及門重
樓之上揭伏虎道場殿曰慈蔭之殿升殿右折巖竇泓
泉昔名顯聖以惠泉易之旁護法神祠橋亭曰景福皆公
大書新扁嚴重飛躍使山水增清暉父老懽舞持盃
擁馬拜獻公壽公顧曰新門也未有記屬筆於予焉惟
是初筮為劍文學往來祠下日久何幸得以筆墨鋪敘
托公於不朽罔敢以蕪賤辭按慈蔭通濟顯應惠利大

師本葉氏法名慧寛汀州寧化人在南唐宋初間道成於長汀化被於劍津而祀尤盛於西芹其成佛在定光前所至與定光並祀西芹去劍城二十里舊名虎歷居民畏虎一日有僧過之自言使我得結庵於此虎當不害一道者隨之轉山三里許曰小芹築草庵焉實宋淳化甲午基地之日土中得石烏一窪製如天成鷲異希有虎叒屏迹而僧不復見物色求之徵於臨汀始悟為化身之所顯幻乃追省得焉之日則二月二十八日也

於是歲以此日奉石爲設齋闔境蠲潔毋或不清魚鰕
網絶塗旅以戒殿故依山屋老弗理公一至而鼎新之
百年所未有也或曰公之誠之緣之契故其應若是是
則然矣而未達也盡大地皆佛身者非幻語也人惟不
知虛空之皆實故以佛爲空而以事若物者爲實然所
謂實之成毀去來無不歸於虛空而空長存則是空者
實乎虛乎世之所共傳以爲實者無可感而空必應則
感之道端有在矣大地皆佛也吾身佛身也感其有不

應者乎感不知其所以感則應求於所不宜應及其不應也不咎感而咎應應豈負感哉太空無非氣愈空者愈實直心者為佛不直則不彰以為神又奇者由達者視之固其理之自然者也佛之道雖一而入者隨所悟故聲聞之間而文殊普賢觀音入道之門三者異焉出斯塗也入斯門也顧瞻楝寓之今昔而永歎我公賢侯應感之效隨觸隨悟其有思乎其但以為觀美矣乎公牧劍甫爾公宇一新又為文投牲祭顯淡灘鐐鐵湧字

納神於善有昌黎南海徙鱷風烈實西芹揭扁先一日云相是役者劍浦縣尹李祐督工農隙民不知勞叙佛事以示者劍教林元甲里人前太學進士其父禱夢而生以靈感類也亦韋聯書之用昭大師之丕顯休貺

## 汴梁路棲雲觀記

全真教汴朝元宮爲盛去宮數百步當城西北隅大寧坊迎秋門街左觀曰棲雲女冠居之皆祖重陽真人宮有姚翰林碑觀創於姬志真之徒李妙元妙元南宮人

父寬蚤沒與母王氏俱入道中統癸亥至汴禮姬爲師
姬賜號文醇德懿知常真人棲雲則姬之師王所號也
教行於汴則棲雲始然爲朝元開山觀以棲雲名不忘
其所以興也重陽六子棲雲父郝太古從邱長春遂爲
嗣祖棲雲之是似者姬與李志居徐志根也全真徒滿
天下道派此爲嫡觀縣妙元母子以起至元甲子知常
名妙元母曰守志授地三畆卓庵居之日闢以至爲觀
三十年間構前殿奉玄元後堂祀列祖齋壇蔬圃悉備

盬壇里域各為祠又拓地十畝有奇去年余按事夷門妙元之徒李妙常具觀始末請記予行四方所遇名山勝景每攷論其初未有無其故也嘗遊西山見旌陽之教以孝道為道慨然神仙之說亦必背有自本自原者不但荒忽為奇也若李之母子奮於孤孑喘息相倚不苟附託周旋澹泊經營節縮以有棟宇傳之後來迹其事師服勤之初心豈希覬於度世成仙者哉母子至情也孝節一理也即其不忍於棄捐天下念之矣東坡謂

無仙則已有則非斯人誰宜為仙未易言也予獨本其初諒其志而棲雲為可傳矣韓昌黎賦謝自然詩為吾徒者喜誦之然昌黎正惜其弃父母絶影響而離世之所托倘非所謂仙則不得其所歸斯母斯女一念之立於人間者若此仁人君子且隱然有動於心者何悖於世教倫紀而何忍靳之吾之記雲棲以此觀咸於甲申是年記

吉州路永和重修輔順新宮記

廬陵四境神廟封爵寵靈赫奕未有若永和輔順之祠者自宋紹興五年賜廟額迄寶祐四年加王封極八字百五十年間縣侯而公公而王始二字增四以極美名上自王父母下逮妃若子又孫皆疏王爵崇顯號八八而並以及女姬子婦無不累加逾尊鈿軸綳袋高下襞積命圭袞服揆錫備儀計東南累朝貺賜隆重豈獨廬陵四境所未有雖嶽瀆外若此者幾無與儔厥惟王之水旱應禱神威震疊民之所不能忘而地靈人傑寓公

貴仕交請靖獻有以發一時之丕顯休命王本晉人姓
匡氏與叔俱學道叔已仙去遺命王當為神匡山其廟
食處也入宋避廟諱稱王山王仙云匡山在太和境王
之遺體在焉而永和廟最盛前後制書皆下永和王仙
廟而朝謁禱祈者皆之之近年尤著南北初境有逃卒
挾衆窺城隙私謂得吉卜亟進不則此乎穴暨卜則吉
乃覆於城近焚洗之毗他所當之則王詭以吉卜驅之
也又有寇夜闖境見兵馬無數駭而走他日寇執實云

如是者不一雨暘時若不杸書也廟舊有後宮六六而
備廼壬午水壁壞寓穎里善士巽溪楊子賢旣新臺門
及左右夾至後離宮便殿軒偉嚴翼戟衞馬御畫士顔
輝手自位置見稱絶筆復倡建新宮粤癸卯自爲東掖
則集以衆力增庳拓隘高堅倍舊綺疏玲瓏金碧繚繞
選按宮體名手巧圖綦慱琴瑟書冊繡牀寒温簾帷曉
粧午浴縵立匡坐絶態負姸弄嬌扶妃壺氷盤雪鮫綃
雲錦錯落瑰奇珊瑚交枝水精立石栢漿棠露捧侍待

宣金猊寶鴨籠衣香暖乍涼新燠鞾碧斷紅待月迎風鬟裙動帶巖粧待旦賜宴迎車遞宿倦扶弄簫記譜珠襦玉佩佳節稱觴綠樽翠杓閒奉斟酌極時物之芳菲情態之宛轉人間天上事完理極又分四時為四閣對奕蹴拊考圖閱籍奉天一笑清事日新回環寢宫燕娛曲折鈞天清都則不可知所謂南面王樂無過此者矣經始於大德且落成其費鉅工夥不可會異溪求予記之予周還而歎曰往者不可及已備物典策昭示百世

其盛麗之奉若此者幽明不同崇高無二豈必其平生所嘗有哉神明之道類皆其德宜食其報不得極於生前者於是帝錫之而肸蠁格朝命之而璽威彰民烝嘗之而報事嚴雖極想像之工繪事之巧神之玩也猶人之觀也孰非幻也即所謂瓊臺玉室臨春結綺傾城絕世其與幾何亦有以異於圖畫間哉故化人之宮視中天之臺若紫蘇積塊而其遊者神遊而已曾未離乎所居則俯春宮而涉青雲者亦若是矣夫仙者無與於人

事神則不能不在人間王之志也本仙而其事則出於神凡世之所鋪張揚厲祀之所以閎大行迺皆人間意也王則何事於斯而人之所以資於神神之所以惠夫人者槩可見矣運數推遷天有所不能違者也陰隲其間若私之二天者人之望豈有極哉余既歴紀其盛而折衷於理宫碑廟樂宜有聲詩復侑之以詞曰

蓬萊雲曉鳴珮環詔迎仙客亘之山龍車拱侍杳靄間叔兮垂釣潭前灣雲中飛胡黯莫攀遺竿化竹青珊珊

帝命封建名山肦賜履接畛聯闠闤水旱疾疫銷阨囍
魑魅罔兩潛淫姦仙者忘世神恫瘝俯撫孫曾拯其孱
民戴朝錫森若班寵眷四世圭璧貢禕翟姬婦絲綍綸
美人列宮立望姍珠籠翠裹宮髻鬟鬒義曼鬋蜷曲鬘
清矑的皪睇美盼舞袖娜嫋腰弓彎翳雲拽霧舒斑斕
明璫組珮琮璜瑗鏗鐘搖簴琴瑟嫺碁博五白姣且偎
瑶環瑜珥扶抱扱桂風梅雪芳秉蕑鍊金香玉照指鐶
書雲換繡覘巒瞯王歡恣賞清燕憪娭娛婉孌樂未闌

下土悤想惻遺患前驅鸞鳴後虎霦乗雲天門奏欲潛

皇覽閔度命曲删運數雖爾寧良矜還省三島遊芝闕

丁寧校籍悲塵寰永嘉而還數屢慳人生實難勿弃营

每朝懇欵如請閒世衰道喪非民頑紫雲浮空王駕還

列騎清道車班班東風靈雨泉流湲坐朝冠冕春仗閒

宮開樂作歌巧嫺王顏一笑民懽顏千秋萬歲無後艱

江東鉛山州黃柏王道者靈應記

鉛山隷廣信郡昔邑今州南陬連閩萬山高深其名黃

柏坂者尢斗絶宋𩅰陵時有王道者名通世黄柏人其
在母也母盧夢日光吞馬生而不葷酒辭父母以上有
二兄奉養顧方之外以居始誦經天柱山家近時一歸
省既親没遂入黄柏幽遠處傭林氏一二年入大六𨫼
山畦蔬蔬茂倍常青以奉人黄則自食有竊之者傷足
惻然更織屨縣籬以給所居輙如雲氣覆之一日樵者
過山中巖崖下聞異香梯緣而上則道者趺化巖中不
知幾許日矣前留偈有佛法清淨孤燈明月語縣是里

中趨謁烝嘗之以巖阻僻夐之會聖庵為祠禱靡不應里士祝鴻遇狀其實求記曰以所聞於祖父則昔紹定庚寅汀寇鴟張且逼招討陳忠惠公檄叔祖應期守毛青隘民益單弱他日寇望隘自驚走謂旗幟征鼓繞隘蓋神云以所見則丙子間閩尚南守毛青巖備禦勢甚張環饒信士夫巨室擁貲保險者集黃柏讙謂隘兵北我必衝掠快意時前趙信州孟君偕同患諸公日禱道者必曰吉咸恃以無恐已果然他水旱癘疫靈應常年

常事不勝舉顧記之以昭方來予於是重有感矣今夫佛之為道若神通應現不以為極則事猶若未達一間以是名散聖謂其未至於化尚人間緣也抑宇宙間兵革水旱之故類運數之所不得已然豈造物意哉方其轇轕而未平亢鬱而未解五合六聚而不能以達者與我無異故宜其冥之有神乃造物藉以斡旋其所不及與寄之人以濟世者同事如使急焉而不顧號焉而不接豈惟失人望而已天地復奚以此為哉當時窘憂跼蹐

靡措幸而有所望走又非耳目間往復可考質直托之萬一以自解又幸而所報不誣如有相亦因是以不朽柰何乎如不聞以自為聖也嗚呼世卒以汩無情者為高而漫不省者為化此民之所以無告而事之所以無柰何也何獨佛哉余推道者之顯異卓卓而著所感於此或者其有所觸也亦以宏道者之道云爾祝君篤實善士於所舉無溢辭至大辛亥三月戊戌記

## 超燕堂記

超燕堂在玉山爲佳處與承天俱興唐季始揭然以名
稱入宋渡江茂穆二陵盛時堂中羽衣以數十琴書道
術各有聲當世白玉蟾往來爲賦玉笥有此小蓬萊之
詩其盛麗可想已然淳祐來頽圮欲盡堂空人去敗屋
高寒惟雲隱蕭元悊以休亭後裔睠焉守之不忍去如
是者幾三十年以待至元戊寅廼得烏江士族陳思欽
爲之徒又久而度蕭之侄紹雲拮据經營至癸巳之臘
復完舊堂爲新超燕前記有太博李應中求所爲碑亦

不復可得惟是修復之業勤矣請記超燕予反復其故
慨然為之言曰老子不吾欺也世孰不志於榮觀哉方
之内者毋論即方外本棄人間事者然金碧巍煌丹楹
刻桷虬麟鬣角猶謂清都鈞天視之如綮蘇積塊猶諉
曰以事天人宜爾即閒居一室稍𢊍不自理過者興盡
固非以觀美而棟宇相望亦安能鬱鬱久居此使來者
寂寂笑人哉故雖崇飾之而不為過也雖然燕處者不
在是也所謂超然者在於物外而後得其所以燕者焉

昔者穆滿之遊於化人之居者蓋若是矣以其中天之
臺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而化人者猶庳之一日
執化人之袪而及其宮出雲雨之上而不知其據望之
者若屯雲既寤而所坐猶嚮處也視其前則酒未清肴
未胇夫非禦寇之寓言也庸詎知夫神移之所睹非今
之坐忘而不肖者乎且夫榮觀者豈有極哉嘗試與子
想像而言之昔之神明通天金莖露盤以為一時之鉅
麗靡大而猶有存焉者乎金門玉堂珠璣瓊瑤洞駭心

目以爲前千古之所未有而猶有傳焉者乎神霄玉清千門萬户出天入神以爲後百世當復何如而大畧皆可睹已後者無前來者無繼此皆所謂榮觀者也而未悟也其時其人處于其間者由今視之不啻集飛蚊之睫而聚浮泡之沫曾不得朝夕之安而忽焉俱盡乃山中之漂揺世外之建立托於廢興之所不及而聽之盛衰之所固然此昔之超燕雖一人守之而無不足今之超燕自三以往至於萬且倍又倍昔而有宜然者也則

以其榮觀者無足以為之累也嗚呼孰非繼繼承承者
安得此吾以此記趙燕或者反復有省於老子言

欽定四庫全書

# 養吾齋集卷十八

元 劉將孫 撰

## 記四

### 真定鄭侯德政碑記

士大夫奉命出使未有如按獄慮囚之為快也當幽閉展轉望脫去無日一旦逢别白定罪否出門恍然再覩天日無復恨此其人父母妻子宗族鄰里問勞感聳為當何如而吾以片言得專縱舍無牽掣左右一事竟一

獄減吏奉卷藏故府卒解纆勾禁籍顧不快哉況受寃

係雪冤滯訕得辨是非略微薄久禁者蚤決株連者不

蔓為惡者服而為善者勸懽聲騰為協氣協氣蒸為太

平理有固然昔周公之作書也再三以庶獄庶慎之勿

悞所以長我王國為祈天永命之本盛哉得奉命於此

亦與有其樂矣朝廷分遣使節於曠恩之後所至親歷

焉蓋惟刑之恤者宜若此瑞陽同知真定鄭侯實受命

行省副王節郎行江廣暨至廬陵則侯前治所也父老

驩迎如舊父母所决遣平亭道路傳誦以廬陵之所見閲他郡從可知矣以劇繁如廬陵無留寃餘獄如此則他所不足治已昔侯之佐此郡也嘗以選涖重囚東廣訖事無一寃而此郡不與理者興寃獄侯之明之仁之材豈待今日而歡詠之哉漢于定國以治獄無寃至卿輔唐狄梁公為寧州有遺愛他日他處囚得公釋去者道過寧州德政碑下而泣故老曰爾迺吾使君所活耶侯德政在江西盛德被南海坡公所謂使國家無疆之

福而明公之子孫亦與饗其報者斯言也侯應是矣予也杜門聽輿人之誦於侯之在事無門下之跡於茲之行部無繼見之因獨以公論所屬筆而著其端視諸君子所稱道為尤信

李運副德政碑記

鹽筴之利資於天下之經費盛於漢尤盛於唐國家因前世之舊立轉運司以綜其務兩浙轉運司理杭州所統闊遠每歲分官案治諸路紹興東州大郡列場伍為

鹽五萬餘引民貧額重當其任者尤以盡職爲難元統
三年轉運副使李侯分治明越期年之間官課趣辦齊
民不擾越之父老相與稱賛侯之功德疏其實績俾爲
之記將刻諸石以示永久辭不獲則爲之言曰鹽課國
家所甚重故其立法至詳至密奉行得人官民均便其
選任常不輕若李侯可謂能盡其職而不負朝廷之選
者矣亭民伐薪藴具牢盆日夜力作而官本之給或剋
減於吏胥之手亭之長吏又從而擾之以耗其力是以

日煎月辦有不能及者洎侯之來屏斥騶從飲食之資取於裝槖吏屬畏其清嚴莫不屏息自勵唱名給本無毫分之損亭民感恵趨事竭作以赴期程凡至庚伏而課之登者十八九官事趣辦非侯之功歟私鬻罪鈌無賴之徒既抵於罪誣引於民以肆其毒而吏以縱谿壑之欲為幸民死徒相屬田里蕭然洎侯之來犯禁者引問面審立為斷遣不使有所指引於是無罪之人得安其業民之不擾非侯之德歟夫民國之本也民不失業

而食鹽者衆則商賈無淹滯之憂而官課之及額易矣有德於民所以有功於國也嗟夫侯之能居其職而不負朝廷之選益推而廣之豈特鹽筴之利而已哉侯名守中字正卿世為潁州人由中書掾出為令為守所至有遺愛有子四人仲子藻國子生釋褐第三子鼎泰定丁卯進士第一人起家義方之訓為然而亦積善之餘慶也為之詩曰浙河之陽其土廣斥李侯涖止司正鹽筴櫛風沐雨飲茹冰蘖夙夜亹亹爰究厥職列亭萬夫

老弱聚庸官與牢盆散給以公民忘其勞與海分功先期趣辦繄侯之功敢有私鬻以干成辟有惻其愚有伸其抑大尉齊民以田以宅聚廬不擾繄侯之徳我聞裕財莫若厚生民生既安商賈攸行維侯克稱轉運之名宜廣其施以輔太平天錫吾侯世濟其美彯纓蟬聯躋於膴仕我述民情作為歌詩其永勿忘式爾後来

申屠致遠博古堂記

東平申屠公往以御史出使江西一日而斯文生氣當

時士大夫幽遠傳誦想望風采恨不得相見吾先君子須溪先生尤為吾道吾世有斯人喜山𢡟表君自金陵歸又能言談論氣象一家父子講貫琢磨古書積疊他無嗜好名堂博古客来終日煮茗談坐前橋後梓交發輝映蓋欣然未見如既見也客有請曰博古何如則為之言古之不可以不博者山𢡟請曰是可以為堂記矣則曰他日未慭也緒言如昨於今距至元甲申相與語時十有七年矣而山𢡟慨然復語此因俾述為記志不

得辭則爲博古記曰古之人古之人未有不博於古者也計其幼而學之者無一非此聞見涵蓄窮原探本荀不傳習無問遐僻取爲師友雖吾夫子之聖問禮問樂且猶之杞之宋考徵不足以至問官名而信其學此在後人皆以爲不必詳者故専車之何異萍實之何祥接於目者如所覩記想其胸中包羅蒐栝鴻荒以來開闢而後人事物理書壙史乘横陳歷落觸而發者千百之一二其不及見而不可聞者何可測也子産實沈臺駘

之對梓慎五正之答傳於書傳之所不傳而不疑其為異知於衆人之所不知而不惑於所眩其問也非意所及其應之也如響竊意一時講貫本末徃徃皆知及而質近倉卒考質此擅彼待適如合契不特對者之博亦聽者之辯也此非專對敏給之比也然此猶學問間事若決大疑處大議非依於經貫於史疑有辯析有當則雖子孟之忠或陷於無術長孺之直或誚其無學况是非得失成敗利害雖姦猾變化創新出奇無不前有轍

而古有鑑並事而觀賢於臆度揣效而數捷於勝說功力難易從違逆順相去倍蓰古患不能博耳世或訾儒者曰知古而不通今此未嘗學者之論也士惟不知古是以不通於今若知古之事君為臣治民行政理財治兵其難如此無非吾事者則何今之不通又或自量以為言曰古今不同制此不通之論也事至於理而止古之所以傳至於今者何以哉理而已順之則治悖之則亂未有古之所不能行而能行於今者也雖然古亦豈

易言哉周禮太平之書也再用之再以為口實而論語之半部或二言者以之開國以之治天下而有餘若此者又或不以博為能也古人之所謂博其取諸人者非口耳之謂也後来者非載籍無以為學博者博於此而已然且猶有不及博者也故博為貴然審思明辨之功精神心術之妙紙上者猶糟粕也故博之外猶有事也是乃所以為博也公方負南北重望向用於時而揩庭之名且日起世以韋平事業期於方来者遠且大故為斯

堂言者豈直書生之博云哉公名致遠字大用以忍名齋人皆稱忍齋先生其子名伯騏字子夔才俊卓犖堂蓋隨所寓而揭之云

劉氏勤有堂記

謂詩書勤乃有者韓公訓子姪語也彼未嘗識有之趣故望之以勤若既勤而得其有矣而猶揭之以名若西山劉君之稱其用意豈不可感哉劉君教吾郡永豐凡為士者皆矜喜於得師逦其家尊君耆年宿學為里大

宗居西山之下洪崖天寶列其左右簫臺臨其上築堂
奉親且對床聽雨其間惟念詩書歷世辛勤插架儲遊
歲晚家庭至樂翁季從容弟兄頡頏吾伊往返考質講
論慨然平生以有此有故取韓公語為之名且俾後人
之不忘其所以有者也閒以語於余請為勤有堂記予
歎曰有未易言也勤而不能有者有之矣有而非所有
者亦有之矣回思隋唐科舉幾二千年富貴利達山林
皓首各不相為謀或欲盡見未讀書不可得或一往遂

於書有不暇讀此則勤而不能有者也東坡嘆士方田野有志草渭出試大謬如芻狗之不重陳蓋自子政以来及王介甫輩若此者多矣此則有非其有者也是猶所謂能有其有也復有不必有而有者鄴侯牙籤萬卷新若手未嘗觸安陸連艦輩藏一篋供一炊飯彼得之不以勤有之而無所付者如此又有不當有而有者成都之經驅之以版築黄樓之刻沒之以泗水有之非其任而敗喪之無何有者又如此嗟乎知勤之可有知

有之可味獨書生可耳而書不能盡聚有不能盡包世事之相違也必若此則君之斯堂寧不使予感哉人有常言曰父師方其在父師之日朝夕鞭策或且以為厲婚宦館轂而父師曰以遠矣兄弟無故一樂也出處離合有不得不然而兄弟之樂亦幾希矣而况夫呻吟緩翟之異趣崎嶇吳蜀之相望復有非常情所及哉斯堂是父是子難兄難弟與居與稽俯仰今昔清風白日黄卷素心天祿何之善和屢易不知四海之内六經之外

頗復有人否若予者明發之懷愈遠歷變之感愈長故於記君之堂歎羨之未終而感慨係之矣雖然此皆人事之所不能無也則君之堂也不愈有餘也哉

## 桂隱堂記

桂之於木也生於江南深遠之地山林之姿風露之氣幽人之所晤賞而隱者之所盤旋也是以騷人取之以味其芳小山賦之以表其趣科舉興而桂乃疲於攀折累於升沉若昔唐世非不以此取士然有欲斫之以多

得月者有歎寒而顧以為新者猶未為場屋牽率也自
燕山一語特借以喻五子而桂司文之造化者幾三百
餘年廣寒之幻遊月影之彷彿亦不能不符人事以答
時好幾與昔之染柳汁者同夢久矣夫桂之不得與於
隱明矣天地間草木隱顯亦若有運數離合行乎其間豈
獨好尚之殊時哉梅在古殿首以為相業久乃有何遜
杜陵寥寥焉意屬之孤山數語直恍然相與於世外而
後来清事非梅不談苟欲與清流無不强附於梅若富

貴者望塵而猶若浼吾常為梅而歎桂本何與於利達
而直為此擾擾也於是桂不得以遂其隱者非一世矣
吾乃以記吾劉君聖則之桂隱如稱小山爰以隱之事
為桂也張之巢由遯而水不足以飲牛四皓出而山不
免為捷徑龔生之蘭或惜其以香自累淵明之菊或謂
其初不為世故竹林之遊不免俗物敗意橘中之樂終
不得固蔕而深根而茲桂也偃蹇於通達之中傲兀於
零落之後婆娑乎歲晚貫四時而不改色芳菲乎天末

不與時葩奇卉而爭妍其陰森也未有非百年之德數世之澤其為喬木也足以閲故國之廢興留雲仍之嘉話蓋未嘗不在人間而隱然者同於世外古稱大隱朝市若此者又不待朝市而為大隱者也三十年前為聖則詠歌此桂寧能不以名為期今而談隱之有餘味桂乎桂乎豈不以予為知己乎哉或曰聖則之桂久矣而聖則又種之種之方來之孫枝未有涯也聖則隱矣其不以此為王氏槐耶予謹謝曰吾姑記桂隱云爾使謝

安石聞此言又當掩耳

志樂堂記

族諸孫潛自五羊府以公事驛至洪省予因寓書故人熊天慵氏天慵善篆不輕為人作也於其歸得其志樂堂三大字請曰願有以記之予為之言志曰士尚志不可不有所尚者此志也而不可涯者亦此志也聖門教學者必曰盍各言爾志又曰亦各言其志也而門弟子之於聖人亦曰願聞子之志聖人之與人與人之於聖

人也皆以為問何哉不言誰知其志言猶有所不盡也其蘊而不可知者在此而浩乎其不可涯者亦在乎此也況於樂則尤有未易言者孔顏之樂前修之所講師友之所習未有知其處者則茲之樂也何居人不能以無所樂也志之所在則樂之所寓也矣人情有所望而未得也則志至焉得之如其思則樂極焉人有常言曰得志至於得志未有不樂也而其志何如哉嗟夫樂者人之情也人性之剛柔緩急清濁也異而心之所之也

亦不同樂未有不囿於物以物交物而引之心唯甚卑污淺陋者固患於志之不立而高遠廣大者又不能以無弊也則志之所在亦不可以不審矣莊周有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此皆極人情世態而言之也夫觀於聖門之教也若此推之物理之變也若彼則志其所可志樂其所可樂亦何以加焉斯堂也吾宗孫子之堂也潛也方於此乎發身方於此乎事親以其能行於四方

一出而遇斯文知己或推之或輓之遂掾大府自是以儒飾吏功名可冀也惟勤惟謹迄於成名歸拜其親斯堂之上弟兄相視各以其才奮舉觴一笑其不愜志矣乎其不謂樂乎潛字季剛今以字行於行為季諸兄皆自植其父道亨名文鳳明練宜有子云

尋樂堂記

安成王學顏為予言其先人名之以所學也教之曰先儒謂尋顏子樂處所樂何在安分而已人生每論所學

惟為人而無愧於人可以稱人矣足於分而無過求是之謂無愧每凜乎斯訓之墜葢愈老而愈不敢忘也故廬僻遯晚得令居敞為一區揭尋樂二字匾獨示不辱先人之教且以遺於子孫請記以言予曰孰有踰於家訓者哉而猶待附益之耶然吾嘗反復不改其樂之章與所學所樂之意竊歎夫世之學者未有能知其樂處者也是樂也非以陋巷簞瓢為樂也後之言樂者尋之於陋巷簞瓢之間於是以處貧為樂則已失其趣矣逈

相率而為偽者出焉簾衣糲食敗牕塵几以蕭然為至
其所謂樂乃其所大不堪而矯揉之所為豈復有從容
之意久而亦無所揜也於是又有以忘貧為樂地則又
非其意矣迺相與為欺者出焉高談濶論糠粃一世若
他有可知之味存乎其間不可以言傳而我之所獨得
其跡乃有類於方外之秘而卒亦不能守也是樂也尋
於陋巷簞瓢之間固非也尋於陋巷簞瓢之外者亦未
睹其得也即陋巷簞瓢之中而適於陋巷簞瓢之趣樂

在是矣所謂不改其樂者非樂是貧也貧不可去而樂吾所安是所謂不改者也人見其陋巷簞瓢而我不知其可憂即一日榱題數尺八珍方丈若固有之我不知其可樂人惟有一念之微出於强摳而力制者必不能以無固我意必不能以無隱見當其貧賤無素而行之心則遇富貴之來遂欲以貧賤加乎富貴雖浮雲視之高出物表而終未得其所以樂亦必有遺累焉謝安石東山高卧絲竹自遣而一時已有如蒼生何之歎與真

憂不起者同其調安石亦自謂政恐不免王介甫垢敝枯槁者終其身而蘇明允已疑其不近人情他日於勢位是非之際何如其逆行也安石之樂非出於自然介甫之枯槁偏於執一以是觀之亦可以自省矣若夫子所許顏之陋巷簞瓢曾之浴沂詠歸所謂與上下同流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而求顏者於貧求曾者於放蓋胥失之孟子推顏子同於禹稷即天下不為泰而後之喜言顏子者不過癯然與原憲振履而歌商者

並是烏足以識顏子哉分之所在即天之所命求加於分者抗天求勝於分者傲天惟無入而不自得知止於其所止者樂天者也而非以貧為樂也學顏之先人可以言能教為士如學顏可謂之不負所教矣来者復何必他求以為尋哉學顏之是似焉可也

## 絜矩堂記

絜矩堂者永豐曾氏義翁記其先訓於此者也義翁之言曰先君子霜月先生四十年塲屋不得志晚逢科㢀

辟地東西轉側深僻閒惟教子曰篤他事俱不謂切浮沉娛嬉處異鄉如故里玩馬上如鄰曲語見大夫如平生交一惟是中懿平易油然俱化幾不復有逆境暨事定返舍扁廳東偏曰絜矩使諸子讀書其中嘗謂義翁兄弟曰儒吾世慎毋輕墮斯業且必為通儒矩方也規圓也人以方非所以處世吾則謂方乃所以為圓斯義也如有合於予心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可以持身可以待人吾生平所歷非守此方以應

於圓詎能及今日耶汝謹識之邑火堂廢依城以居義
翁念茲不敢忘欲復堂如舊力不逮即屋西小室加塗
塈揭舊扁焉爰著先人之教請記之以示子孫予觀義
翁練而謹介而通不以文采襮而意象灑然信能守其
家學者記無過此者矣予又安能於儒先格言之外溢
出於足下家君身體之驗而他有深切著明者哉柳嘗
讀君家子輿書而有所觸者亦願於此乎講也是書之
用力處誠之者為慎獨學之者為格物用之者為絜矩

獨也物也矩也人之所同也慎也格也絜也我之所以為我也慎猶自修之道若格與絜將無事不有無物不然所謂無不用其極也中庸之致中和致亦是物也故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絜矩之道舉之而天下平而天地變化草木蕃茂莫非其效一方一圓理有自然特患人不絜而度之耳苟以是心度未有不睹其故也人心之好惡能蔽於愛憎之私而無以加於本心之愧雖外之縱橫變化移白黑易左右而旦晝之交血氣之定霜

降水涸之見未嘗無一隙之明而一念之復倘其初嘗絜而後處豈復有後悔餘憾哉嗟夫矩無形事無體物無方吾欲為矩而彼不與我為矩吾揆之則矩矣而楨出者常在其外古語有之難平者事也夫世之所謂圓機者非不知所謂矩也特出於隨世遷就之心以為曲且有成而未害吾事而不知展轉而無以自久彼所謂執方者知圓之害矣然見已之理而不足以盡物之情其擇而執者乃犯世忌諱而惡於左右上下之交是皆

未能絜者也絜者所以用是矩也昔者曾子於夫子之道曰忠恕而已矣謂如此而足也而論者以為未盡大學之絜矩忠恕之事也廼復若以為未極於忠恕舉斯加彼亦善推其所為而已予豈敢通之為一哉抑大學之道亦夫子之道也而於此乎語為當家義翁之先訓既簡而當矣予獨為絜也言之以斯心至甚易知甚易行義翁之才識宜為時用顧歷試鄉校有實迹方待選無汲汲心後有用者執是矩以往

覺是堂記

尹氏心甫書自茶陵來曰吾上世居城北為雙江口兵燹入城今復歸故園為耕桑謀作屋三間其右迎陽者命以初陽取復意也後老屋如之西面雲陽紫微諸峰羅立則先君子須溪先生丙申所書紫微峰揭焉南室為牕扁之覺是以見歸來志合而記之何如予曰是特未定也莊周氏於是也反復之而卒不得其所當特終之以莫若以明之一言此其故何哉我之所謂是者人

之所謂非我之所謂非者人之所謂是昔之見自以為定於前矣而後之見又視昨之見如有所未足也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是猶在非是之間者也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幾於兩忘而今而後得其所以為我者矣而未易言也毋亦未六十之前而猶有伯玉五十之累也耶蓋是與非對未有無非之是見昔之為非然後覺今之為是覺未有已也淵明為衣食之故脫然求彭澤種秫未及一醉而蕭條去之其自悟一出之

非者誠非也去而違之即是矣若君之昨也非有出之
累也非有去之故也私淑艾而立教開門而授徒招諸
生立講下夫何非之有昨未嘗非而今亦何是也初陽
之望其於天地民物之春人物世道之盛猶未能以無
意也紫徵峰之參前神仙豪傑之意山川今昔之懷其
亦悠然而在目則今之所覺者彼乎此乎必有一於此
矣吾非與君辨也是之道實然而覺亦政復在此雖然
舉世混混醉馳而夢驟而覺者希矣認非為是枕迷而

籍蔵而是遠矣如君之覺此世幾人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可乎可不可乎不可即然不然可不可之間而是亦於此乎見矣嗟夫予言淺矣君之所是未必予之所知也亦願與君分席而講所是也君嘗正鄉州學未幾以憂去縣是無當世意其覺者謂是而公論之屬君者特未已也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監生臣黃鐘
謄錄監生臣嵇承羣